

九顶山属于龙门山脉的尾端,因有九座顶峰相连而得名,面积达190平方公里。它跨越成都市的彭州、德阳市的什邡与绵竹以及阿坝州茂县。九顶山最高峰狮子王峰的海拔为4969.8米,我们去的白龙池海拔3000米左右。据道光年间的《茂州志》载:“州南四十里列鹤村,山有九峰,四时积雪,一名雪山,俗呼九顶山,昔人谓此为佛居。”九顶山上曾有古庙,在清代荒废了。

九顶山在彭州境内被称作“九峰山”,清朝嘉庆年间在《彭州志》里有载:“在西北百六十里,至此奇峰地依天,耸峙峙列者九,实为彭邑诸山之冠,故名。”

相传大禹铸造九鼎,在此地镇恶龙,此山也叫“九鼎山”;还有一种传说里,九座山峰是西王母派出的九位仙女所变,她们站成山峰是为了替百姓遮挡飞沙走石。神话固然不可信,但知晓了这些山峰有人文的光辉映照,我就觉得它们多了很多情味与趣味。

大巴车艰难地向山巅跋涉着,将近正午时,我们从车窗望见了山坡上卧着的十多顶帐篷,就像平静的大海上飘着几朵白帆。众人欢呼着下车,终于到达营地了,终于能远离尘世的喧嚣,暂得两天宁静了。此时,大团的云朵刚好投下阴影,使得一面山坡呈现出明暗不同的两种颜色,阳光下的部分是灼灼的油绿色,阴影里的灰绿则要温润柔和一些。

没多久,阳光又从云层里出来了。到处变得花鲜明媚,各种不知名的小野花就像一下子被爱恋之光照亮的女子,忙不迭地吐露心声,开得泼泼洒洒,美得毫无遮挡。我被深深地吸引,凑近它们,拍微距的照片,用微信小程序识别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来:毛茛、花旗杆、翠雀花、钟花报春、狭萼报春、条裂黄堇、大卫氏马先蒿……黄色的花最多,毛茛花就像散落在草从里的24K纯金戒指,小朵的,金灿灿的,炫富一般开得绚烂;条裂黄堇是明黄色的,一根长茎上遍布着小喇叭一样的花序,有些争先恐后怒放の意味;浅黄的钟花报春则低垂着花冠,乍一看以为被晒蔫了脑袋,其实花茎花冠都很肥硕润泽,人家只是姿态谦逊罢了。大卫氏马先蒿是我最喜欢的紫色花穗,在一大丛黄花海洋里,只能偶尔见到它的身影,颇有几分鹤立鸡群的高冷,仿佛流落凡间的紫霞仙子,让人莫名地生出怜惜感……

如果没来这高山上,我何以如此深情地凝视这片花海,看到这远胜于俗世的美丽图景。在这片低矮的野花前,我竟深切地感受到自我的渺小与无知。群山环抱,四野无垠,我们也都是这天地之间的小花小草,在大自然的一隅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。

我在帐篷的夜幕下斜躺着打了个盹,一直听得耳畔有呼呼的风声,风里偶尔会带来淡淡的花香。

醒来时,远处山峰旁边的云朵还在,山坡下几头啃着青草的黄牛

9月的阳光,依然灿烂;树上的蝉,依旧放声歌唱。它们知道,盛夏已过,秋天来到,唯有抓紧分分秒秒,把埋藏在地下的漫长黑暗生涯一吐为快。哪怕在世上看见光明,只有短暂几天时间,也坦然面对,死而无憾。

放眼望去,生态园宛如一个世外桃源。生态时蔬在阳光下自由生长,绿盈盈怒放生命的张力!我停下脚步,仔细端详着那里里清香扑鼻的白菜、青菜、蒜苗、血皮菜、油麦菜、莴笋、芹菜等,它们在这苍茫的大地,默默地生长,默默地奉献,滋养我们的生命世世代代……

在绿草如茵的坡上,一些桃树上竟然还挂着果,这个季节,桃树基本上都已经不是萧瑟之秋了,还能结果,应该是改良后的晚熟新品种了。我不由赞叹,人类的科技真是神奇,可以让蔬菜水果的生长顺应高级生命的需求,一年四季,我们都可以大快朵颐。

当地的文友告诉我:生态园有桃花谷,桃树2000余株。每逢春天,桃花竞相开放,粉红娇艳,芳香袭人,蝶飞蜂舞,令人流连忘返。来自各地的游客,喜笑颜开,云集桃花谷,共享春天的盛景!除了桃花,还有种植面积不小的玫瑰园、芍药花,每逢开放季,也是游人如织,热闹非凡!

我听闻称羨不已。可惜错过了这良辰美景,我可以想象桃花、玫瑰、芍药盛开时的喜乐景象。人们喜欢鲜花盛开的季节,有一颗追寻美好之心,所以,无论我们会遭遇什么失意与挫折,也决不要放弃。如泰戈尔所言:“尽管走下去,不必逗留着,去采鲜花来保存,因为在这一路上,花自然会继续开放。”

沿着九顶山的“之”字形山路盘旋而下,大片花海被大巴车抛到身后,抛到越来越高远的地方。一丛丛低矮的桃树、李树、枇杷树却渐次繁密起来,山坳里的羌寨也次第铺开,它们都被罩上了一层薄薄的光金。天地之间,仿佛有一种虚幻的神秘感在酝酿着。这是六月的黄昏,我们从九顶山露营两天后,正行驶在返程的路上。群山撑起的蓝天依然高远而深邃,大团的白云静谧安然,低垂在山巅,宛如众神齐聚,正庄严地俯瞰人间。

天空像一汪打翻的墨水,群山只剩下一道道深黑的边。各种虫鸣声旁若无人地响起来,空旷的山野里,那声音显得热烈而高亢。有几位客人在K歌,唱一会儿就有点跑调,声音也嘶了,但虫们不要伴奏,只是自顾自地高低起伏、和谐婉转,有着大山“原住民”的持久自信。星星也是那时候出来的,那么亮,那么大,闪烁着寒光,小熊星座、仙后座、小熊星座……都那么清晰,像悬浮在半空中一样,正与我们静静地对视,这种感觉奇幻而神秘。

清晨是在欢呼声中醒来的,一睁眼便看见帐篷里毯子上的羌绣花朵,霎时间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。赶紧起床,一掀开帘子,就被外面万马奔腾的气象惊得瞪大了眼睛。群山之间,一阵阵云雾升起来,有的给山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;有的在半山腰舒展开,像一条狭长的丝带;还有的像一群被赶着奔跑的羊群,转眼间已经跑到山的那头。大家就那么重复地惊叹着:“好美啊,好美。”或是伸出手臂在喊:“快看,那边,那边!”便已经词穷了。又举着手机,到处拍照、拍视频……我们在美面前,也像在寒冷面前,都那么束手无策。难以挽留的美,和昨晚难以驱逐的寒冷一样,都让我们感到了自身的渺小。

到先前营地老板关于“不要跑跳,免得高反”的叮嘱,便不断抑制自己想要狂奔的念头。我们庆幸还带了羽绒服,但羽绒服明显也不管用,寒凉的感觉立刻就侵入骨髓一般,让人无处可逃。营地的老板搓着手笑道:“山里冷,要穿厚点。”他的语气,仿佛是他的过错才让这气温陡然下降似的。老板与老板娘是本地人,羌族,三十来岁。夫妇俩的脸庞都是黑黝黝里透着一点高原红,且都声音温和,笑容质朴。想起他们迎接我们时说的那句话:“枇杷管饱,牛肉管饱。”我不禁哑然失笑。在火热的太阳下吃枇杷果,在萧瑟的冷风中吃牛肉火锅,大约都是这次行程中老板夫妇最精心的准备。围炉吃火锅时,我才知道,老板夫妇的厚衣服全被我们同行的游客穿上御寒了。没带够厚衣服的游客无一不是想过:六月的天,能冷到哪里去?——此时大家都被老天爷上了一课,短短几个时辰由盛夏过渡到寒冬,我们知道了亲近自然更要敬畏自然。

雨停了,冰雹也不见了,大片的云朵漂浮在山腰上,群山透着幽蓝的光泽,杜鹃林上到处挂着大颗的雨珠。天色更暗了,寒风呼啸着,仿佛一下子回到冬天。我们赶紧往营地走去,想

夕阳西下,倦鸟归巢,我们入住半山坡上的水韵石竹民宿。民宿依山傍水,独栋分级建设,环境幽静。民宿外观借鉴集装箱元素和生态木两个基调进行设计和打造。个性鲜明,生态环保,特色明显。我们是第一次住这样的民宿,感觉很新鲜。平常外出旅游,我们住的是比较好的市内酒店,住得舒服,休息得好,很重要。看见我有点担心,文友笑道:“放心,这里的民宿,从品质上来说,内部完全参照四星级酒店标准进行装修和布置。风格上采取以休闲、趣味、情调为主基调的现代中式风格装修。住过的朋友都很满意。你们可以体验一下。”

室内虽然不太大,但雅致而干净,该有的东西一应俱全。我放下心来,稍作休息,便站在民宿外欣赏风景。见每栋民宿外,都种植着琴丝竹。我平常爱养花,对绿色植物也很有兴趣。知道琴丝竹不仅吸附有害气体、有害物质,而且是比较吉利的,有长寿的寓意。一些人也喜欢在家里种植琴丝竹。而这儿的琴丝竹,长势特别好,绿油油令人心生欢喜。

在琴丝竹之外,还有三角梅和红叶石楠,俏丽可爱。三角梅是很受欢迎的观赏花卉,其花色艳丽,是打造花墙的优秀树种。养三角梅的人很多,我老爸就在阳台上栽了一棵三角梅之一品种“云南紫”,每到花期,一大片紫色而鲜艳的花朵绽放,把阳台装扮得非常漂亮!每次我回父母家,远远就望见热情洋溢的三角梅,心中立马感到愉悦而温暖!三角梅的花语是:坚韧不拔、顽强奋进;没有真爱是一种悲伤。而红叶石楠因其新梢和嫩叶鲜红而得名,色彩艳丽持久,生机盎然。尤其是

九顶山记

□罗鸿 文/图

天空像一汪打翻的墨水,群山只剩下一道道深黑的边。各种虫鸣声旁若无人地响起来,空旷的山野里,那声音显得热烈而高亢。有几位客人在K歌,唱一会儿就有点跑调,声音也嘶了,但虫们不要伴奏,只是自顾自地高低起伏、和谐婉转,有着大山“原住民”的持久自信。星星也是那时候出来的,那么亮,那么大,闪烁着寒光,小熊星座、仙后座、小熊星座……都那么清晰,像悬浮在半空中一样,正与我们静静地对视,这种感觉奇幻而神秘。

清晨是在欢呼声中醒来的,一睁眼便看见帐篷里毯子上的羌绣花朵,霎时间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。赶紧起床,一掀开帘子,就被外面万马奔腾的气象惊得瞪大了眼睛。群山之间,一阵阵云雾升起来,有的给山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;有的在半山腰舒展开,像一条狭长的丝带;还有的像一群被赶着奔跑的羊群,转眼间已经跑到山的那头。大家就那么重复地惊叹着:“好美啊,好美。”或是伸出手臂在喊:“快看,那边,那边!”便已经词穷了。又举着手机,到处拍照、拍视频……我们在美面前,也像在寒冷面前,都那么束手无策。难以挽留的美,和昨晚难以驱逐的寒冷一样,都让我们感到了自身的渺小。

草坡上的小野花上挂着滴晶莹的小水珠,花瓣则是合拢的,像半开半闭的眼睑。旁边各种浓绿浅绿的灌木丛,泛着水光,倒很像是插在地上的一束束带着露珠的花。

太阳还没升起,但东面的山上已经被镶嵌了一道硕大的金边,但那金边并不“纯粹”,却是由浅黄、橘黄、灰蓝、湖蓝和靛蓝包围着的。东山之侧面的更远处,雪山的山尖宛如一块块姿态各异的白玉石,霞光照着,又泛出金光来,仿佛漂浮在云海之上的桂冠。营地老板告诉我们,“九顶朝霞”位列“茂州八景”之首,我们所见并不是最奇异的景色,有时候他们清晨在山间赶路,常常会因为站在山头看朝霞入迷而把正事给耽搁了。

九顶山的山麓,一块大的岩石上刻着明代文人宋廷玉所写的《雪山》,展示了山上雪景:

谁将和氏玉,妆点蜀山尖?野戍三城白,边庭六月寒。天开云母障,日照水晶帘。

在夏季高温时节,叶片转为亮绿色,给人清新凉爽之感。我以为,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,乃至一个家庭,都应该被绿色环绕,眼里心中常驻青山绿水,珍惜我们生存的环境,让人生融入大自然,生活的品质才得以提高!

时已9月,该是丹桂飘香了。暮色苍茫中,我们漫步生态园,在凉爽的秋风中,一阵阵桂花的香味沁人心脾。仔细一看,一株又一株的桂花树,缀满了一簇簇橙红色的花朵。我忍不住上前去嗅,好呀,那感觉真的是奇妙,仿佛人生也變得香气氤氲了!平常所遇到的烦恼踪影全无。桂花虽无语,却解我心结啊。同行的文友说,快到中秋节了,又该吃月饼了。确实,时间过得很快,眨眼间,一年又所剩无几。中秋是祈愿万家团圆的日子,我想起来朝诗人赵崇森的中秋诗:“玉宇秋光无一尘,人人共喜桂花新。看来世态凉凉尽,惟有月明无贵贫。”是啊,在皎洁的月光下,天下所有人都可以享自来自大自然的赐予与美好!

夜深深,山坡上、草丛中响起“唧唧嘘嘘”此起彼伏的蟋蟀声,蝉儿们已悄无声息,整个五指山都静谧下来。在春天的早晨醒来,我听得最多的是布谷鸟或喜鹊的声音;在夏天的午后,则听蝉鸣,然后在它们的合唱声中安然入眠;而在秋夜,蟋蟀的声音,却有点让我心绪纷纷;很多事还没做,很多愿望还没实现,光阴宝贵。我总觉得,蟋蟀的声音,仿佛在告诉人们,一年四季,已过三季,要珍惜啊珍惜!不是么,当冬天来临的时候,满天雪花飞舞,一年则即将向我们告别……

一边是蟋蟀的吟唱,一边则是生态园内若干鲢鱼、养殖鱼塘里鱼

挂笏看收处,公余肖未厌。有峰夸九顶,无雪不千秋。便觉通霄汉,还将傍斗牛。泉飞云忽起,彩散日初浮。最喜当窗近,时时得坐游。

虽然相距五六百年,雪山、云海之景还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十分相似。

一些背着包提着登山杖的驴友陆续经过,他们正趁着晨光要去更高处的黑龙池。道路两边的小集市又摆满了枇杷、李子、车厘子,也有核桃、花生和各种草药。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很简单,一背篋、一箩筐的果实放在路边,或是在路边铺上一张塑料纸,上面放着各种出售的物品,卖主就坐在后面的某块石头上,用塑料袋装着一袋袋地叫卖:“买枇杷哦,买车厘子哦,10元一袋。”谁还带钱?问可以手机支付吗?卖主答:“没网,你记我的号码加微信,会直接通过好友,有网的时候发红包就行。”这高海拔之地,哪来的网?可是不付钱就带走果实吗?万一忘了付钱怎么办?卖主笑得爽快:“那就当我请你吃了。”

黄昏的下山路上,终于有了网了,赶紧发红包过去,对方却并没接收,他大概还没下山,等他手机有信号时,大约已是晚上到家了……尘世间有三种最美的事物:天上的星辰、地上的花朵,人间的温情。所幸,在九顶山我们都遇见了。

草坡上的小野花上挂着滴晶莹的小水珠,花瓣则是合拢的,像半开半闭的眼睑。旁边各种浓绿浅绿的灌木丛,泛着水光,倒很像是插在地上的一束束带着露珠的花。

太阳还没升起,但东面的山上已经被镶嵌了一道硕大的金边,但那金边并不“纯粹”,却是由浅黄、橘黄、灰蓝、湖蓝和靛蓝包围着的。东山之侧面的更远处,雪山的山尖宛如一块块姿态各异的白玉石,霞光照着,又泛出金光来,仿佛漂浮在云海之上的桂冠。营地老板告诉我们,“九顶朝霞”位列“茂州八景”之首,我们所见并不是最奇异的景色,有时候他们清晨在山间赶路,常常会因为站在山头看朝霞入迷而把正事给耽搁了。

九顶山的山麓,一块大的岩石上刻着明代文人宋廷玉所写的《雪山》,展示了山上雪景:

谁将和氏玉,妆点蜀山尖?野戍三城白,边庭六月寒。天开云母障,日照水晶帘。



几扑腾、追逐的声音,给五指山之夜平添了几分夜趣。我们中午在餐厅吃了一餐,食材都是生态鱼肉蔬菜。其中有一盘泡椒鲢鱼肚,可谓稀罕。据餐厅经理介绍,要收集十几二十条鱼才能做一份。味道鲜脆,大家赞不绝口。

此时,与我同游的儿子惊喜地喊了起来:“哇,星星,好多星星!”我抬头望去,夜空中果然有若干星星在闪烁。儿子掏出手机,饶有兴致地拍照。有文友感叹:“现在生活在城市,很少看见星星了,乡村还可以看见。”想起小时候,夜空中群星闪耀,我们看星星、数星星、捉迷藏,那童趣令人难忘!而脍炙人口的儿歌《小星星》歌词我至今记得:“一闪一闪亮晶晶,满天都是小星星,挂在天边放光明,好像许多小眼睛……”

我们居住的城市是热闹、时尚而美好的,烟火气十足,具有强大的吸引力。而广袤的乡村,却有着另一种蓬勃的生机与顽强的生命力,它的天然之美,无可替代。我们所要做的,就是爱护它提升它,让它与城市取长补短,相得益彰!

在蟋蟀的鸣声中,看着窗外琴丝竹在秋风中摇曳的影子,我习惯于夜晚警觉而兴奋的神经开始不由自主地松弛,那些不曾忘怀的面孔和身影,那些美好的场景,在脑海中渐渐朦胧!

挂笏看收处,公余肖未厌。有峰夸九顶,无雪不千秋。便觉通霄汉,还将傍斗牛。泉飞云忽起,彩散日初浮。最喜当窗近,时时得坐游。

虽然相距五六百年,雪山、云海之景还与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十分相似。

一些背着包提着登山杖的驴友陆续经过,他们正趁着晨光要去更高处的黑龙池。道路两边的小集市又摆满了枇杷、李子、车厘子,也有核桃、花生和各种草药。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很简单,一背篋、一箩筐的果实放在路边,或是在路边铺上一张塑料纸,上面放着各种出售的物品,卖主就坐在后面的某块石头上,用塑料袋装着一袋袋地叫卖:“买枇杷哦,买车厘子哦,10元一袋。”谁还带钱?问可以手机支付吗?卖主答:“没网,你记我的号码加微信,会直接通过好友,有网的时候发红包就行。”这高海拔之地,哪来的网?可是不付钱就带走果实吗?万一忘了付钱怎么办?卖主笑得爽快:“那就当我请你吃了。”

黄昏的下山路上,终于有了网了,赶紧发红包过去,对方却并没接收,他大概还没下山,等他手机有信号时,大约已是晚上到家了……尘世间有三种最美的事物:天上的星辰、地上的花朵,人间的温情。所幸,在九顶山我们都遇见了。

草坡上的小野花上挂着滴晶莹的小水珠,花瓣则是合拢的,像半开半闭的眼睑。旁边各种浓绿浅绿的灌木丛,泛着水光,倒很像是插在地上的一束束带着露珠的花。

《戏台与相机》:他者目光下的西南镜像

在小镇戏台上,胡琴和梆子叮叮呀,演员们联袂登场,一位西方摄影师拿着相机在我身后踱步,仿佛意识到了什么,我转过身来,他却按下了快门,于是,这瞬间里戏腔和镁粉都在空中化作烟尘,他留下的是——一位读者穿越时空,看见了“自己”

□邹丹凤

摄影大师布列松说过:我能用一张照片抓住某件事物的精髓。1909年,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罗林·钱伯林,作为“东方教育考察团”的成员来到中国,在都江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,他偶遇一台地方戏正在上演,于是悄悄举起相机。两年后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上,照片说明文字是:“台上的演员正在实力演出,但观众显然对美国摄影师更感兴趣。”钱伯林也是用一张照片抓住了一件事物的“精髓”:分析这些被时彼刻,相机代表着现代西方,戏台象征着古老的中华帝国,这张照片便成为西方与东方相遇历史之一瞬。一瞬成隐晦,多少微妙、隐秘而复杂的“互视”表情在此定格。

文化人类学者罗安平教授,在《戏台与相机:美国国家地理与中国西南》一书的开篇,经由钱伯林的这张照片,开启一本杂志与中国地方的相遇故事,分析这些故事背后的跨文化眼光。从1888年创刊到21世纪的今天,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持续记录、书写着它眼中的中国。《戏台与相机》将《国家地理》的诞生与中国放置于西方海外大扩张黄金时代的“落日余晖”中,在这抹余晖里,杂志有关中国的300余篇报道投射出东西方互为镜像的起起落落。而在多重镜像中,中国西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意义,成为《国家地理》中国展厅里备受青睐的聚焦点。什么样的地缘意义呢?罗安平教授认为,西南地区既是西方列强的角逐地带、探险圣地,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异域之地,因此她把全书重点放在“西南一隅”,梳理了关涉西南形象的四重主题,即植物采集、西南道路、生态文明与民族文化。

第一个主题“植物采集:异域绽放与花卉王国”。跟随福雷斯特、威尔逊和洛克这3位“植物猎人”的采集之路,读者们领略到20世纪初西南的生态与人文之美。比如威尔逊写道:“在我心目中,珙桐是一棵有着280年树龄的“大树杜鹃王”砍倒,将树干制作成标本运回英国,以昭示他的“发现”奇功。罗安平在回顾这一事件时,一贯湿润的笔触带着质询:“当大树轰然倒下时,不知福雷斯特是否有一丝愧疚与惋惜?……树木标本被陈列于不列颠的自然博物馆,领受人们的惊叹之时,它的灵魂是否能够原谅那个冒犯它的野蛮人?”从这句诘问中,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万物有灵的尊崇,对西方人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背后隐藏的利益动机、征服心态的再检视,尤其是对于中国本土知识在现代知识

天下成都

Culture&History

浣花

08成都日报锦观2023年9月26日星期三

书

《戏台与相机:美国〈国家地理〉与中国西南》罗安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谱系大切换中“被失语”现象的反思。

第二个主题“西南道路:一点四方与四面八方”。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《国家地理》关注最多的是藤条桥、背包容、马可波罗、滇缅公路、野性西部等意象。在这些意象中,“背夫的身影”令人感叹。约瑟夫·毕启在《花卉王国的伊甸园》一文里将中国人称为“依靠臂力的民族”,不仅体现出中国人的勤劳、吃苦等品质,同时作为封闭、落后的西南符号,成为中国最具有“东方气质”的象征之一。何谓“东方气质”,罗安平用幽默的笔触列举毕启文章里配的34张图片,其中呈现的除了背夫、江边码头的渔船与渔民、重庆郊外的坟场、犁田的水牛和农民、盐盐的货担郎等外,还有一条条道路:延伸至视线之外的蜿蜒山路、起伏不平的石板路、用竹子制作的悬索吊桥等,它们与福雷斯特、洛克等人在怒江上看见的各类藤条桥、吊桥一道,构成了一个“难以进入的中国”。罗安平认为,一直要等到人类学家拉铁摩尔出现在滇缅公路上,新的地平线无限延展,才能开启一个全新的西南叙事。

第三个主题“生态文明:理想乐土与现实世家园”。《国家地理》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聚焦于香格里拉和大熊猫。香格里拉是詹姆斯·希尔顿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里构建的虚拟乐土。记者马克·詹金斯来到现实中位于云南边陲的香格里拉,看到一个古老与现代、朝圣与旅游、宗教与经济,各种意象元素混合共存的现实空间。借助希尔顿的寻找之眼,我们认知到文化是流动而非凝固的,文化持有者是能自我阐释的主体。其次,大熊猫作为西南生态多样性的典型代表,五次登上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封面,而这黑白之爱的故事不仅是动物的故事,而且是人类与大自然的故事,故事里包含着欲望和隐忍、现实与理想、反思与救赎。《国家地理》的记者与罗安平一样,希望通过关注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——生态问题探求人类前进方向上的多样风景与多种可能。

第四个主题是“族群形象:多样文化与多元世界”。正如约翰·伯格说过的“摄影的暧昧”,相机并不是无法撒谎的,它在简化提炼场景之时就饱含着取镜者的倾向。镜头中聚焦的人物,从好斗的傣傣族武士到幼稚的“木里王”,从周天派的摩梭女到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女性,作者都在不断提醒读者注意表述者背后“没有历史的人”的存在。

罗安平在书中一再重申人类学者埃科的观点: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两种文化彼此相似,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。作者在拆解分析《国家地理》建构西南话语的过程之后,自问:“我和他们,过去和现在,现在和未来,还能隔着多远的距离呢?”

这一问题,或许也是每一位读者可以在合上书卷后的思考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:蒲薇 责任编辑: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:钟辉